# 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

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四册目錄

## 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

面數

### 元以前之交通



### 元代交通

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四册

泗陽張星烺亮塵撰

## 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

### 元以前之交通。

第一節。亞美尼亞史家記中國事情。　古代中國與亞洲極西部之交通，在中國史書上，雖無信史可攷，而在西方各國之記載，則頗有證據可尋，足以證明古代交通頻繁，有非常人所思及者。

亞美尼亞人之知有中國，爲期甚早。西曆四百四十年後，（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亞美尼亞史家摩西（Moses of Chorene）之史記著成。其書中記中國事情一節，頗有興味也。摩西之取材，或自更早之著作家也。書中稱中國爲哲那斯坦國（Jena-sdan=Chinistan）。國境皆爲平原。西界西提亞。(Scythia)爲世界最東之國。人民富裕，文物昌明。民性溫和，不但可稱爲「平和之友，」(Friends of peace)

而實亦爲「生命之友」(Friends of life) 也。其國產絲甚旺。自上至下，莫不身有絲衣。而在亞美尼亞則至稀罕，且極珍貴。非王侯巨富，不得衣之也。又產麝香，紅花，棉花，孔雀。境內有二十九國。文明程度，不能齊等。有一國則專嗜食人。王之稱號爲「任拍古爾」(Jenpagur)。駐修爾夏城(二)(Siurhia) 鄰近無名地。(Terra Incognita) 秦尼國 (Sinae) 與哲那斯坦接壤。其境內有七國。川河山嶽甚多。疆壤亦至無名地而止。

(二)亨利玉爾謂摩西史之哲那斯坦，或指後魏。修爾夏城，或指洛陽也。唐德宗時，景教僧人樹立西安府大秦景敎流行中國碑。其敘利亞文中，有撒拉哈城。(Saragh) 解釋家之意見，大抵皆謂爲洛陽。修爾夏與撒拉哈音頗相近。秦尼國或指東晉也。

第二節。中國人移居亞美尼亞。

摩西又記亞美尼亞國王梯格倫斯第六世(Tigranes VI, A.D. 142-178) 漢順帝漢安元年至靈帝光和元年 在位時，有外國移民數隊來奔。內有中國人甚多。王使居曲兒忒亞美尼亞 (Kurdish Armenia) 省境內，俾保障邊疆。

第三節。中國人在亞美尼亞掌握政權。 亞美尼亞之世家大族中，攷其先世，頗有來自中國者。有奧配亮族(Orpelians)者，卓支亞人稱之爲「任拍古利亞尼。」(Jenpakuriani)其先世嘗爲「任拍古爾，(一)」(Jen-pakur)卽中國之皇帝也。又有馬密哥尼族(Mamigonians)者，代有能人，掌握政權。在亞美尼亞歷史上，演重要職位。摩西史記中，嘗詳載之。謂馬氏之來至亞美尼亞約早於其生時二百年，卽第三世紀之初半也。(即東漢之末三國之初) 波斯薩珊王(Sassanian Dynasty)朝太祖，阿爾戴細爾(二)(Ardeshir)之末年，中國國王阿爾博克(Arpog)有子，名馬姆康(Mamkon)者，犯法當坐。逃至波斯避之。中國人追至。因波斯保護罪人，以宣戰相恫嚇。馬姆康不得已，乃西至亞美尼亞。國王梯力(三)代梯斯(Tiridates)優待之，封以大龍(Daron)省。使馬姆康及所率徒黨居焉。馬姆康卽世家馬密哥尼之祖先。其來自中國，亞美尼亞各史家皆有詳記。

(一)任拍古爾之稱號，不知來由。法國聖馬丹(St Martin)謂拍古爾(Pakur)與阿拉伯著作

家之發克富爾(Faghfur)同源，爲天子之譯義，中國皇帝之稱號也。亭利玉爾攷卓支亞歷代各王之稱號，皆有拍古爾(Pakor)三字在其後也。

(二)波斯王阿爾戴細爾卒於西曆二百四十年，即三國曹魏廢帝正始元年，蜀漢後主延熙三年也。馬姆康皇子犯法西奔之事，不見中國正史，可見其非漢室或曹魏之裔也。東漢之末，三國之初，中國本土，分崩離析，羣雄割據，自王一方。馬姆康或爲甘涼邊陲土豪之裔也。雖不見中國史書，而亞美尼亞各史家皆詳言之。其爲眞確事實，可無庸疑。

(三)梯力代梯斯王少時，爲羅馬人所擄。至西曆二百八十四年，(晉武帝太康五年，)羅馬皇帝大俄克雷湘(Diocletian)之初年，始放歸。薩賛王朝太祖阿爾戴細爾死後四十四年，始即位。摩西史記此節，年代顯然有誤也。

第四節　中國與亞美尼亞政治上之交涉。

第四世紀初葉，(晉惠帝)敘利亞人蔡奴伯(Zenob)用亞美尼亞文著成中國史一書。摩西又據蔡奴伯之書，而有下方之記載：「波斯阿爾戴細爾王在位時，嘗與亞美尼亞王柯斯魯一世(Khosru I)齟齬。中國皇帝居間爲調和人。」云。又「亞美尼亞王聖格利高雷(St. Gregory)之弟，色倫(Suren)逃難至中國」(一)云。蔡奴伯之書，乃復取材於古

代愛代沙地方人巴爾塔(Parta or Barta of Edessa)之希臘文中國史也。

(一)此二事，亦不見中國正史。波斯王阿爾達細爾即位於西曆二百二十四年，即曹魏文帝黃初五年，崩于二百四十年，即魏廢帝正始元年也。是時中國本土，分為三國，日尋干戈。在西域勢力，久已不振矣。故事之可信與否，甚難言也。惟此等記載，足以證明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波斯等國，已有來往交通，及政治上之交涉也。

第五節。唐時亞美尼亞人記中國事情。

摩西以後，亞美尼亞之著作家記載中國者，仍不絕也。唐代，中國疆宇遠至裏海之東岸。吾人推想中國人之聲望，亦必遠播也。法國聖馬丹考唐時，亞美尼亞人稱裏海北之突厥可薩部人，(Khazars)及其他部族，皆為中國人云。阿拉伯人依賓霍克爾(Ibn Haukal)引亞美尼亞某著作家，謂秦國(Sin)(見中歐交通支那名號考)之邊界，至馬瓦拉痕那爾(一)(Ma-wara-n-Nahr)云。(見 St. Martin, *Arménie*, ii, 19, 20; H. Yule, *Cathay* I, p. 20.)

(一)阿拉伯人稱阿母河北岸以此名。

## 元代交通。

第六節。元初亞美尼亞降服於蒙古。　小亞美尼亞王海敦一世（Hayton I, Hethum）時，蒙古兵力已至邊境。卓支亞等地，皆被征服。海敦一世明眼過人，早料蒙古勢力之不可抗拒，故大兵臨境時，卽投降歸順，爲臣爲奴。一千二百四十六年，（宋理宗淳和六年）貴由大汗（Kuyuk Khan）登位時，海敦遣其胞弟仙拍德（Sempad = Sinibald）赴蒙古和林賀之，兼以連絡感情。仙拍德離國四年，始歸。當在撒馬兒罕城時，仙拍德嘗致書於錫拍羅斯島（Cyprus）王及后等，爲其兄辨護，投誠蒙古之故。蓋當時西方各國君主，頗有不直海敦，以崇奉基督教之王，降於蒙古也。其書今仍存在。吾特節譯於下，備知當時東方基督教狀況焉。書中引印度某王亦崇奉基督教而降於蒙古，蓋卽取以匹喻其兄也。

第七節。仙拍德致錫拍羅斯島王及后書。　「……當今大汗之父，窩闊台崩已五載矣。韃靼諸王及武將，散處四方，相距甚遠。有在印度者，有在契

丹（Chata）者，又有在可失哈耳（Caschar）及唐古忒（Tanchat）者。須時五年之久，方能使之合聚一處也。唐古忒國昔有三王，（一）往伯脫萊海姆（Bethlem）瞻拜聖人耶穌之誕生地。三王深信基督之權力，故其國人民亦多信基督教也。契丹全境，皆仰慕三王之爲人。余嘗親入其教堂，訪觀情形。見壁上繪有基督聖像。像前，三王恭立。（二）一獻黃金，一獻乳香，一獻沒藥。由此三王之感化，故其地人民皆信基督也。大汗及其臣民，今亦皆爲基督教徒。大汗宮門前，有教堂多所。禮聖時，鐘磬響震。鐘磬之外，復擊木焉。（三）……東方各地，皆有基督教徒。教堂皆高大華麗，建築甚古。工程優美。惜皆已爲突厥人所毀。當今大汗之祖未生時，基督教徒已流衍四方。既即位後，寬待基督教徒。任其自由信仰，禁止他人有搔擾之者。回教徒在昔嘗輕蔑基督教徒，今則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矣。……其地基督教徒之導師，以余意觀之，皆人格低下，（四）當受譴罰。在昔聖多默（St. Thomas）嘗布教印度。其地有某國王，崇奉基督大教。四鄰諸國之王，則悉回教信徒。時與基督教

王互相攻伐。被迫太甚，故當韃靼人抵境時，基督教王先臣服之。與韃靼人聯軍，共攻回教諸國，大勝之。擄掠人口，不可勝數。販賣他方。東方諸國，所過皆得見印度捕擄與奴隸也。余嘗親見有五萬人衆，皆爲此王捕獲，販賣東方。（見 *Vie de Saint Louis par Guillaume de Nangis*, pp. 361-3 of vol. XX of the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 H. Yule, *Cathay* I, p. 162, 262-263.)

(一)仙柏德似將波斯三王禮聖之事，移作唐古忒之事也。參觀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十三章及附註二。

(二)仙柏德函中言唐古忒境內有基督教徒甚衆。可與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四十章，四十三章，四十四章，五十七章，五十八章，互相參觀。又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九年，冬，十月，已丑，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溫有妻室者，同民納稅。也里可溫即基督教徒。河西西夏唐兀三名，皆見元史，即唐古忒也。

(三)仙柏德函中，又言東方基督教徒禮拜時，鐘磬之外，復擊木焉。余初時，頗不解。復疑所謂之木，或即佛教徒之木魚也。後查得此爲聶思脫里派特異之禮。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載

，「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即此之謂也。擊木，東禮，諸儀節，何時起始。已不可攷。然諒必甚早也。其所擊之木，爲木板兩塊。每塊長約四五寸，寬一寸。禮拜時，各手持一，合擊之。今代西國敎堂，則不擊木，而代以風琴也。

（四）仙拍德函中，又言東方基督敎徒導師，皆人格低下，當受譴罰。其言恐不確實。聶思脫里派敎徒，自宋文帝元嘉八年，愛佛速斯（Ephesus）地方會議，與羅馬天主敎分裂。在東方亞洲諸國盛行。其興旺之況，有非世人所料及者。若非才能超衆，仁惠愛人，曷克臻此。元時，西歐人士來東方者，如馬哥孛羅，盧白魯克，約翰孟德高維奴，仙拍德，海敦等，皆攻擊聶思脫里派，吾人僅可以黨同伐異視之也。

第八節。蒙哥大汗時海敦王親來蒙古和琳朝賀。蒙哥大汗（Mangu Khan）即位，海敦王復親來蒙古和琳賀之，兼欲取得保護證書，及某種權利也。有紀行書遺留後世。書爲隨員吉洛廓斯剛德賽克齊（Kirakos Gandsaketsi）所作。剛德賽克齊亦亞美尼亞人也。原書爲亞美尼亞文。有一千六百十六年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寫本藏於卓支亞南部沙納興寺（Sanahin Monastery）內。亞美尼亞親王阿爾古丁斯吉（Argutinsky）譯成俄文，登刊於一千八百二十二年清道光二年

西北利亞雜誌。(Sibirsky Westnik)，法國克拉勃羅德 (Klaproth) 由俄文譯成法文。一千八百七十年，清同治九年白洛賽脫 (M. Brosset) 將剛德賽克齊所有著作，悉譯成法文。海敦王紀行亦其一也。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同治十三年俄國拍脫康諾甫 (Patkanoff) 教授復將其著作譯成俄文。俄國白萊脫胥乃竇 (Dr. Emil Bretschneider) 博士將海敦紀行節譯成英文登之於其所著中世紀中央及西部亞細亞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 吾今復由英文譯成漢文，錄之於左。作考究中世紀之歷史地理學者，一臂之助焉。

海敦一世 (Haithon I) 又名海圖姆，(Hethum) 即位於一千二百二十四年，宋寧宗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十九年甲申歲。至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元世祖至元六年讓位於其子理恩第三 (Leon III) 而自削髮爲僧。卒於一千二百七十一年。至元八年其紀行書名曰亞美尼亞人之忠王海圖姆於亞美尼亞紀元七百零三年及七百零四年卽基督紀元一千二百五十四年及一千二百五十五年入朝拔都及蒙哥二汗紀行。(*Journey of Hethum, the pious King of the Armenians, to Batu and Mangu Khans, in 703 and 704 of*

*the Armenian era*, ***A. D.*** *1254-1255.*)譯文如左：

第九節。海敦紀程。　基督忠友，亞美尼亞王海圖姆居西力細亞(Cilicia)之錫斯城。(Sis)昔嘗遣其弟軍馬大元帥仙拍德攜禮物(一)，往賀貴由汗。(Giug Khan＝Kuyuk)仙拍德受大汗優待，持其璽書而還。

(一)据法國白洛賽脫之攷證，仙拍德於一千二百四十八年，(蒙古定宗三年宋理宗淳和八年)離本國。一千二百五十年，(蒙古定宗五年宋理宗淳和十年)與魯迷國(Rum)蘇丹蓋耶脫愛丁(Gaiat-eddin)之子同歸國。

蒙哥大汗卽位之後，蒙古上將拔都大王來書，諭令海圖姆至其廷幕，並往蒙哥大汗之廷焉。拔都廷幕在北方愛的爾(二)(Ethil)大河之畔。河流入裏海也。海圖姆畏拔都之威，不敢不奉命。乃秘密微服啟行，蓋路途必經魯迷國蘇丹所轄突厥人之境內也。海圖姆嘗借韃靼兵，抗拒突厥人。故其人恨海圖姆，時有報復之志也。蘇丹名阿格丁(三)。(Aghadin)海圖姆急過其境，行十二日至(四)喀斯城。(Kars)拜謁其地韃靼駐軍都元帥巴珠諾延(五)。(Bachu Noyan)復訪

諸要人，皆受其禮遇。過此，復前行，至阿拉格座頓(六)(Aragatsotn)邑阿萊伊山，(Mount Arai)瓦代尼斯村，(Vardenis)而至曲兒忒(Kurd)王之府。王亦亞美尼亞人，與其二子瓦徹(Vache)及哈散(Hasan)皆崇奉基督教。王妃柯利夏(Khorishah)為馬次邦(Marzpan)之女，阿斯蘭貝克(Aslanbek)與格利高雷(Gregory)二人之姊妹，馬密哥尼(七)族也。

(二)亞洲突厥民族諸國皆稱窩爾加河(Volga)為愛的爾(Etil, Etel, Edzil)也。

(三)此節之阿格丁蘇丹，拍脫康諾甫之譯本，作阿拉愛丁。(Ala-eddin)筆記人或指伊斯愛丁(Yzz-eddin)及羅克愛丁(Rokn-eddin)而言。二人皆蓋耶脫愛丁(Ghiath-eddin)之子。當時爭魯迷國之王位者也。二人有幼弟名阿拉愛丁，奉使大汗廷，卒於途間。

(四)在亞美尼亞境內。今隸俄國版圖。

(五)巴珠諾延征服波斯西境者也。一千二百四十六年，(蒙古定宗元年，宋理宗淳和六年)教皇遣使者安森母(Friar Anselm)持手書往聘之。

(六)克拉柏羅德孜謂近阿拉臘山。(Mt. Ararat)與名寺愛乞迷津(Echmiadzin)相鄰。

(七)馬密哥尼族已見上文第三節。此族自漢末至元初，綿亘千餘年，尚佔勢力。今代如何，

余不得效焉。

海圖姆留此多時，以待其父孔士旦丁(Constantine)及二子李俄(Leo)與拖羅斯(Thorose)將進貢禮物，遣人送至。孔士旦丁年已耄矣。二子居國留守。海圖姆王妃柴伯耳(Zabel)亦名額理沙白，(Elizabeth)爲人忠信，慈愛寬仁。大度好施，貧窮者無不周濟之。爲萬民欣戴，惜已死矣。妃之名，上帝祭日之義，果於是日殯天，亦天意矣。妃爲大王雷萬(Levan)之女，而王又爲第一代加冕之王也。

教務大總管(Patriarch)孔士旦丁(另一人)聞王安過突厥境，抵大亞美尼亞，乃遣其副使雅各(Jacob)來慰問，訂交友之約。雅各爲人，明敏善辨，昔嘗奉使小亞細亞希臘王約翰之廷者也。貴爵兼主教竇斯德芬(Ter-Stephen)與其副使斯凱甫拉(Skevra)大寺方丈密吉他(Mikhitar)亦來慰問。僧人巴錫爾(Basil)與拖羅斯(Thoroue)皆自拔都廷幕來迎。王宮內正僧喀拉拍特(Karapet)爲人謙讓多識，此時亦來會。以上諸人及各親王，皆來扈從，經過阿戈萬(八)(Ag-

hovans）國，打耳班（九）（Derbend）關等地。打耳班亦名柯爾（Chor）寨。既見拔都及其子撒里荅（十）（Sartakh）受無上禮遇。王及從人皆大喜過望。撒里答亦基督教徒也。拔都父子旣乃遣之往蒙哥汗廷幕。繞道裏海之北，經極長之途乃至。

（八）俄國拍脫康諸甫教授謂阿戈萬國境即古代拖雷美（Ptolemy）與斯脫拉波（Strabo）二人地理書中之阿爾班尼亞（Albania）。其地爲今之失兒灣（Shirvan）。

（九）打耳班關，參觀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四章注。

（十）撒里荅之名，見於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朮赤太子位下。又見於卷一百十七，朮赤傳，皆誤以爲拔都之弟者也。拔都崩於一千二百五十五年。（蒙古憲宗五年）撒里荅東往和林覲見蒙哥汗，領取欽察封國證書。卒於途間。法國高僧盧白魯克（Friar William Rubruck）一千二百五十三年，五月，七日，抵黑海，謁見撒里荅及拔都，又至蒙古和林，見蒙哥大汗。一千二百五十五年，六月，底，歸抵叙利亞之安都城。（Antioch）盧白魯克之謁見撒里荅稍早於海敦。其紀行書中，亦曾謂『將離撒里荅時，蒙古武官某君謂之曰「請勿言主人撒里荅爲基督教徒。彼非基督教徒。彼乃蒙古人也。」』海敦謂爲基督教徒，恐有誤會。成吉

斯汗子孫，散居四方。對於宗教，皆至為冷淡，然亦皆絕不反對也。拔都部下將士，或多基督教徒。基督禮祭時，拔都撒里答為取悅其臣民之故，亦參預之。因而遠方誤聽，以為其信基督教也。猶之元世祖在中國，其崇佛之心，甚於他教，然亦有謂信基督教者。漢人史書，又謂其崇尚儒術也。

一千二百五十四年，(蒙古憲宗四年。宋理宗寶祐二年。)五月，十三日，離拔都廷幕，渡阿葉黑(十一)河，(Ayekh)抵俄兒城(十二)(Or)其城在拔都與蒙哥大汗廷幕之中央。(十三)次又至也里的石河，(Ertich)入乃蠻國(Naiman)境。又次至哈喇契丹國。(Khara Khetai)

(十一)阿葉黑河又名札伊克河(Jaic)今之烏拉爾河也。

(十二)俄兒城据俄國白萊脫脩乃寶博士之意，或即盧白魯克紀行書中之俄兒干奴姆(Organum)城。查俄兒干那(Organa)為哈剌旭烈(Kara Hulagu)之后。哈剌旭烈為成吉斯汗第二子察合台之孫。哈剌旭烈死甚早，俄兒干那攝政八年。由一千二百五十二年(蒙古憲宗二年)起，至一千二百六十年(元世祖中統元年)乃崩。英國亨利玉爾謂盧白魯克於一千二百五十四年所過之俄兒干奴姆城，蓋由誤會后名而致然也。其地在今伊犂境內。

(十三)哈喇契丹國即西遼。又名黑契丹。

九月，十三日，海圖姆抵韃靼里斯坦。(Tartaristan)十四日，為十字架祭日，覲見蒙哥大汗。(十四)大汗乃世界最威嚴光榮之主也。海圖姆獻上貢物。大汗命依其爵位之禮待之。留於大汗之鄂爾多五十日。蒙哥汗乃給以保護證書。書中有璽印，禁止軍民人等，(十五)有搔擾海圖姆或其國者。又頒給證書，俾其國境內教堂，皆享受公民權利。

(十四)蒙哥大汗是時駐蹕和琳也。

(十五)盧白魯克紀行書謂一千二百五十四年，由蒙古歸回時，距喀喇和琳已二十日程，得遇撒里答率領妻孥牛羊，東行覲見蒙哥汗，又聞亞美尼亞王已先行，於八月杪過其地云。

戈台國(Ghotai)人悉崇拜偶像。像為泥所塑成，名曰夏開摩尼亞。(Shake-monia)相傳此人為神，受香火禮拜者，已三千四十年矣。將來統治世界，尚有三十五萬年之福運也。此後失其神位，別有他神，名馬德里(Madri)者，代之治理世界。而此未來之神，亦有偉大塑像。過戈台國有女人國。女子治

理一切，而男子則皆身似大犬，叢毛出身也。(十六)

(十六)海敦紀行俄文原譯甚多。白萊脫胥乃寶刪除，僅留其有關於中世紀地理者。此節乃自玉爾氏所著之古代中國聞見錄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補入者。所言之戈台國即契丹之轉音。臭開摩尼亞即釋迦牟尼 (Sakya-muni) 之轉音。馬德里即彌勒 (Maitreya—Maidri) 之轉音，佛教中未來之佛也。女人國及男子似犬之說，高僧勃拉奴喀劈尼 (Plano Carpini) 紀行書中亦載之。不知其說之何自來也。

十一月，朔日，海圖姆王離大汗廷幕，西行三十日，至古麻古爾，(Gumagur) 亦名古姆斯古爾。(Gumsgur) 次至貝爾八里，(Berbaligh) 次至別失八里(十七)。(Beshbaligh) 過此，(十八) 渡沙磧。磧中有裸體野人。頭髮與馬鬃無異。婦女胸腹，大而凸出。無言語。地產黃黑野馬。又野騾成羣，黑白皆有。較之普通馬驢，高而且大，又有野駝，背有二峯，所至皆可見之。

(十七)小亞美尼亞海敦王西歸路途，似與耶律楚材西遊錄，長春真人西遊記，劉郁西使記所記者相同。古麻古爾及貝爾八里二地，皆不知所在。別失八里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又見經世大典西北地圖。長春真人西遊記作鱉思馬大城。唐時北庭都護府也。

（十八）準噶爾部(Dsungaria)沙漠中，野人厲言，中世紀時必甚流行，故高僧勃拉奴咯勝尼紀行書中亦得見之。沙漠中，野馬等獸，今代西洋人探險其地者，尙多見之。

由別失八里至阿爾雷克，(Arlekh)庫魯克，(Kuluk)英喀哈，(Enkakh)彰八里（十九），(Djambalekh)古塔巴（二十），(Khutapai)仰吉八里（二十一），(Ankibalekh)而入土耳其斯坦境內。抵葉可拍臘，(Yekoprak)又至丁喀巴里，(Dinkabalekh)（二十二）普剌。(Pulad)過色脫闊爾海，(Sutkol)譯言乳海也（二十三）。又至阿羅阿里，（二十四）(Aloalekh.)次至亦剌八里（二十五），(Ilan balekh)次渡伊犂蘇（二十六）。(Ilansu.)又越拖羅斯(Thoros.)（二十七）大嶺之分脈，而至怛邏斯城（二十八），(Talas)得見蒙哥大汗之弟旭烈兀(Hulava)於其處。旭烈兀（二十九）封地在東方。

（十九）此節所記各地名，甚多皆難以考證爲今何地也。彰八里之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又見經世大典西北地圖。長春眞人西遊記作昌八剌城。

（二十）古塔巴之名，亦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並經世大典西北地圖。

（二十一）仰吉八里名見元史地理志並經世大典西北地圖。

（二十二）普剌名見元史地理志。又見耶律楚材西遊錄作不剌。劉郁西使記作孛羅城。

(二十三)色脫闊爾海 (Sutkol.) 乃乞兒吉思人 (Kirghiz) 之語，乳海也。爲今之賽蘭湖。(Sairam) 蒙古人稱之爲賽里木淖爾，(Sairim Nor.) (Sairam.)又名察罕賽里姆淖爾 (Chagan Sairim Nor.)白淨湖之義也。其地在今伊犂甯遠城 (Kuldja) 北之山中。

(二十四)阿羅阿里恐爲阿力麻里 (Almalik) 之誤。其地近今甯遠城，察合台汗國之都城也。長春西遊記作阿里馬。

(二十五)亦剌八里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又見經世大典西北地圖。城在伊犂河畔，今俄國地圖作亦拉斯可野 (Iliskoye.)由伊犂往塔什干城必經其地也。

(二十六)伊犂穌即伊犂河。蒙古語謂河爲蘇 (Su) 也。

(二十七)拖羅斯大山分脈，今之阿拉濤山也。(Alatau.) 在亦息渴兒 (Issikul.) 之北，由東至西之大嶺也。由伊犂往塔什干必經阿拉濤山，喀斯泰克關。(Kastek Pass.)

(二十八)怛邏斯城之名，見新唐書西域傳康國傳後。劉郁西使記作塔剌寺。長春西遊記有答剌速河，爲今之奧里阿他(Aulieta.)地方。

(二十九)海敦紀行書言旭烈兀封地在東方，乃指亞美尼亞之東方也。旭烈兀封地爲亞洲西南部。旭烈兀於一千二百五十四年至一千二百五十五年，留於土耳其斯坦境內，整理大軍，預備進擊沒里奚及波斯二國也。

次乃西北行，經庫圖克乞汗，(Khutukhchikhan.) 貝爾羌特，(Berkiand) 色古爾汗，(Sugulkhan.) 烏魯沙干，(Urusogan) 開羌特，(Kaikiand) 庫柴克，(Khuzak) 亦名喀莫賚，(Kamots.) 肯達庫爾，(Khendakhuir.) 等地，而至賽格納克。(三十)(Segnakh.) 其地有喀爾楚克(三十一)(Kharchuk.) 大山，賽爾柱克突厥種人(Seldjuks) 之發源地也。山由拖羅斯嶺(三十二)蜿蜒而至巴耳赤邪(三十三)(Parchin) 乃止。海圖姆及其從人，乃折道以會晤拔都之子撒里答。撒里答適東行覲見(三十四)蒙哥汗也。既晤，乃至聖格喀(三十五)(Sengakh.)，次至賽蘭，(Savran)(三十六)境內大城也。次又經哈喇楚克，(三十七)(Kharachuk) 阿森，(Ason) 瑣里，(Sori.) 亦名薩甫里，(Savri.) 兀提刺耳，(三十八)(Otrar.) 楚爾奴克，(三十九)(Zurnukh.) 等城，而抵的柴克(四十)(Dizak.)

(三十)此節所記各地名，多半不能攷證。賽格納克之名，見於波斯拉施特史記。一千二百十九年，(元太祖十四年，已卯歲。)成吉斯汗既抵兀提剌耳(元史太祖本紀，十五年，作斡脫羅兒)城，分諸軍為四隊。長子朮赤領一隊，由細渾河(Sihun)上流，下行，最先陷賽格納克(Signac)據劉極(Lerch)之攷證，此城遺蹟，在蜀雷克砲台(Fort Djulek)東南四十二俄

里，距蜀霤克河十八俄里。至今其地名速納克可干(Sunak-Kurgan.)

(三十一)喀爾楚克山今怛羅斯河及錫爾河 (Syr-Daria.) 間山系也。今代地圖，稱之爲喀拉濤山 (Karatau.)。

(三十二)海敦紀行書中之拖羅斯嶺，即今之亞歷山德山系。(Alexander's Chain.)

(三十三)巴爾赤邗之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太祖本紀十六年，作八兒眞城。勃拉奴喀劈尼紀行作 Barchin。

(三十四)盧白魯克紀行亦稱於途間遇撒里答。其地距喀喇和琳二十日程。唯早於海敦六月。二書頗有不符也。

(三十五)法國克拉勃羅德 (Keaproth) 謂聖格喀(Sengakh.)即賽格納克(Segnakh.)之誤寫。海敦由賽格納克折道以晤撒里達，乃再回賽格納克也。

(三十六)賽蘭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劉郁西使記作賽蘭城。長春西遊記作賽藍城。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時，劉楄曾至古代賽蘭城遺址。今名掃蘭，(Sauram.)又名薩白蘭，(Sabran) 在土耳其斯坦城西北五十俄里也。阿拉伯地理家愛德利奚(Edrisi.)及雅庫脫(Yakut.)二人書中，皆得見薩白蘭城之名。帖木兒時代，史家記載，亦有其名。

(三十七)據劉楄之意，阿森城即雅西城 (Yassi.)也。今土耳其斯坦城在十四十六世紀時，名

爲雅西城。帖木兒時史家，亦多言之。米爾康特(Mirkhond.)書亦記之。歇里甫愛丁(Sherif-eddin.)及阿伯賽拉柴克(Abd-er-Razzak.)二人書中，皆記雅西及薩伯蘭二城間，有地名哈喇楚克。(Kharachuk.)此與海敦紀行相合也。今地圖，土耳其斯坦城西，有河名哈喇乞克，(Karachik.)流入錫耳河。

(三十八)兀提剌耳之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又見經世大典地理圖。太祖本紀作訛答剌，又作斡脫羅兒。耶律楚材西遊錄作訛答剌。劉郁嘗至其地訪古。其遺蹟在錫爾河枝流阿里斯(Arys.)河口東北六英里。掃蘭城東南五十英里。

(三十九)楚爾奴克之名，見中世紀回教著作家之記載。成吉斯汗旣陷訛答剌城後，圍楚爾奴克城，克之，乃進軍至蒲華城。(Bokhara.)雅庫脫之書，謂在俱戰提城(Khodjend)之西云。然其確實所在，至今尙無定說也。

(四十)的柴克城即今之基薩克城，(Djisak.)在撒馬兒汗大城東北六十六英里。

由的柴克城行三十日，抵撒馬兒罕(四十一)(Samarkand.)又次至撒里鋪，(四十二)(Saripal.)起兒漫，(四十三)(Kerman.)(四十四)不花剌。(Bokara.)復前行，渡紀渾河(四十五)。又次至墨耳姆，(四十六)(Mermn.)昔剌思，(四十七)(Saraskh.)途思(四十八)(Tus)諸城，皆尙未至呼羅珊(Khorassan.)

省以前之地也。呼羅珊又名羅格斯坦。(Rogastan.)過此乃抵馬粲代蘭(Mazanderan)境內。經貝斯坦城，(Bestan.)而至沒里奚國(四十九)(Mulhed)邊境之愛拉克(五十)省。(Erak.)又至達母干，(Damgan.)又至萊夷(五十一)(Rei.)大城。

(四十一)撒馬兒罕名見明史外國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撒麻耳干。長春眞人西遊記作邪米思干城。遼史天祚本紀作尋思干，元史太祖本紀十五年，亦作尋思干，劉郁西使記作樳思干城。皆邪米思干Semiscant.)之轉音也。的柴克城距撒馬兒罕僅六十六英里，而海敦紀行乃言須行三十日，恐記載有誤也。

(四十二)俄國柏脫康納甫教授謂撒里鋪在柴拉夫香河(Zarafshan.)上。

(四十三)起兒漫之名，見於遼史天祚本紀。耶律大石駐軍尋思干九十日，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爲帝。以甲辰歲，(西曆一千一百二十四年)二月，五日，即位，號葛兒汗，漢號曰天祐皇帝。今其地名起兒米內(Kermineh.)在撒馬兒汗與不花剌之間，往來必經之地也。

(四十四)不花剌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太祖本紀十五年，作蒲華城。十六年，又作卜哈兒。唐書作布豁，又曰捕喝，即安國也。

(四十五)紀渾河即元史之阿母河，(Amu daria.)唐書之烏滸水也。

(四十六)罨耳姆城即今之罨耳甫沙章城 (Merv-Shahdjan.)。

(四十七)昔剌思城之名，見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六年，冬，十月，皇子拖雷(Tului)克馬魯茶葉可 (Maruchak.)馬魯(Maru=Merv.)昔剌思(Seraks.)等城。

(四十八)途思城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昔剌思與途思二城，皆呼羅珊境內大城也。

(四十九)沒里奚國 (Mulahida.) 名見元史卷三，憲宗本紀，二年，秋，七月，命乞都不花(Kitibuka) 征沒里奚，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作木乃奚，劉郁西使記亦作木乃奚。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皆作 Mulehet.。音與沒里奚最相近也。

(五十)愛拉克省今之 Irak Adjemi 波斯最大之省也。

(五十一)萊夷 (Rei.) 大城之名，見於耶蘇教聖經。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嘗至其地。其遺蹟，今仍可見，在今波斯京城德海蘭(Teheran)之南，約五英里。

次至可疾云，(五十二)(Khazvin.)阿八哈耳，(Avkher.)贊章，(Zanghian.)密亞那，(Miana.)等城。由密亞那行十二日，乃抵塔甫雷斯，(Tavrej.)再行二十六日，渡愛拉斯克河(Eraskh=Araxes.)，抵錫湘城。(Sisian.)巴珠諾延(Bach

Noyen.）之韃靼兵馬都元帥府，駐紮地也。巴珠諾延遣海圖姆至科耶諾延（Khoja noyen.）之駐地。蓋巴珠諾延（五十三）是時率其所部兵士東行，會合蒙哥大汗之弟旭烈兀（Hulavu.）之東來大軍，而留科耶諾延代其職務也。

（五十二）可疾云城之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阿八哈耳（Abhar.）與贊章（Zendjan.）二城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以上三城，與密亞那（Miane），塔甫雷斯（Tavris）二地，皆今波斯北境大城也。

（五十三）巴珠諾延之名，已見上文。一千二百四十六年，教皇遣使者安森母等多人，持國書往聘之。於一千二百四十七年（蒙古定宗二年）抵西甸斯城。（Sitiens）巴珠諾延軍壘，在其郊外。据俄國白萊脫乃寶之意，西甸斯或即海敦紀行之錫湘城也。拍脫康諾甫教授指出，在科克察湖（Gokcha.）與阿萊格塞斯河（Araxes.）之間。然詳查年代，甚爲不符。海敦西歸，乃在蒙古憲宗五年，即一千二百五十五年。定宗時，旭烈兀無西征之舉，巴珠諾延亦必無率軍東行之役也。或者定宗時，巴珠先駐西甸斯，後乃移駐喀斯城。（Kars.）至憲宗五年又東回至西甸斯也。

經長途跋涉，終乃安抵瓦代尼斯村（Vardenis.）之曲兒忒王府。以前海圖姆王

留其隨從武官及行李等於此，而自獨身前行也。留於王府，休息多日，遣僧人巴錫爾（Basil.）往拔都廷幕，告以蒙哥大汗之書信命令，並求拔都依其旨意，下令保護，禁止搔擾焉。

離蒙哥大汗之廷，西行八月，海圖姆乃復入亞美尼亞國境。時爲一千二百五十五年（蒙古憲宗五年）七月杪也。

第十節。元時亞美尼亞親王海敦契丹國記導言。 小亞美尼亞國王海敦入朝蒙古憲宗後五十餘年，其族人果利葛斯親王（Prince of Gorigos.）海敦，著有東方諸國風土記（*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Eastern Kingdoms.*）一書。書中有契丹國記一節，至有興味也。契丹國卽中國。中世紀時，亞洲西部及歐洲之人，稱中國以是名也。果利葛斯親王海敦身歷東方戰爭及政治甚久，一千三百零五年，（元成宗大德九年）自小亞美尼亞被流至錫拍羅斯島，削髮，充拉拍斯（Lapais.）寺僧人。一千三百零六年之末，抵法國，居泡亦梯寺。（Poitiers.）受克萊孟第五世（Clement V）之命，口授東方諸國歷史地理於佛爾康，（Nich-

olas Faulcon.）用法文記之，書成名曰 *"Merveilles des XIII Royaumes d'Aise."* 佛爾康以後復譯之爲拉丁文，題名曰，東方史 *"Historia Orientalis"*。全書有六十章，記載亞洲地理，蒙古諸汗傳記，聖地及東方基督敎徒情況。前十五章，皆記亞洲諸國。下方譯文，卽其契丹國之章也。其書爲古代記載亞洲諸國地理，最佳之作也。契丹國章所記事情，或得自以前之國王海敦及其隨員也。一千三百零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五月，六日，海敦歸至錫柏羅斯島。後又歸其本國，被任爲警察長官。卒於一千三百十四年。（元仁宗延祐元年）法國巴克爾（L. de Backer.）著中世紀極東諸國記，（*Extreme Orient au moyen-age*）竟將前國王海敦與親王海敦混作一人。吾願讀吾書者，特別注意焉。（參觀 H. Yule, *Cathay* I, p. 168-169;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p. 165, Note 45.）

第十一節。契丹國記。（*Du Roiaume de Cathay*）（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小亞美尼亞親王海敦口述。）

契丹國者，地面最大國也。幅員之廣，莫與倫比。人口衆多，財富無窮。國濱大

洋海。海中島嶼，星羅棋布，無人能確知其數究爲若干。蓋無人能見所有羣島也。其爲人所得知者，皆藏珍寶，難以數計。

其國最昂貴之物，卽橄欖油也。有自外國運往其境者。國王及貴族皆以重價收買之，寶藏之，視若無上之膏藥。

契丹國奇異物品極多，皆爲世界他國所罕見。其國人聰慧敏巧，遠過他人。蔑視他國之工藝，美術，科學，一若皆出其下者也。其人嘗自誇，謂世界人種，惟契丹人觀物以兩目，拉丁人以一目，而其餘諸國之人，則皆盲者。由此語，吾人可以推測其國人之心理，視世界各國，皆爲野蠻不開化，不能與其人相比例。然其國亦實多奇異物品，販運四方。製工優雅，精美過人。諸國之人，亦誠不能及之也。

國境之內，所有人民，皆稱契丹人。然亦有依其地方之名，而異其稱號者。各地人民，男女皆甚嬌美。而大抵皆兩目甚小，男子無鬚。契丹國人文字書法，皆爲美觀。可與拉丁文字並駕齊驅也。國內宗教派別甚多，不可以數

計。有拜金鑄偶像者，有因牛耕田，生產五穀水菓，供給人食，而拜牛者。有拜各種大樹木者，有研究天文而拜天者，有拜日者，有拜月者。又有人民，一無信仰，又無法律，生活如獸，而與野獸亦實無別也。物質上，或有形諸學，其人皆極靈巧，駕於他人之上。然精神上，或無形之學，全國境內，不得一人有毫釐之知識，或感覺也(一)。

(一)近數年來，中西士人頗有言西洋文明以物質勝，而東方文明以精神勝。殊不知此乃近二百年來之大差異耳。二百年前，西洋物質文明，固未必較勝於東方。海敦此記，可以作爲左證也。

其國人民，皆懦怯無勇，貪生畏死，甚於他人，故難堪兵役(二)。然其人多謹愼，善辭辯，故常能於海陸之上，戰勝他人。其國兵器，種類甚多，悉爲他國所無。

(二)中國人懦怯無勇，貪生畏死，難堪兵事之劣聲名，可謂遠播矣。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七十五章，蘇州大城記亦有「苟此城之人，及蠻子國餘境，稍有軍人精神，當可征服全世界。然其人悉非軍人，不過皆爲練達商人，與巧慧工人而已。」孛羅氏之記載，與海敦之語，

可謂不約而同矣。當今西人之論中國人者，亦無不交口譏誚，愛和平太甚，故國屢被外族征服也。古代亞美尼亞史家摩西之記載，即有『支那人性情溫和，不但可稱和平之友，而實亦爲生命之友也。』諸語。嗚呼！斯眞國恥矣。勇武果敢，固不獨戰陣所必須，科倫布之發明美洲，法蘭西美利堅之革命，政治刷新，當今航空潛艇之告成功，文明事業，何一不須之耶？而又無一事能爲『平和之友，與生命之友』所能堪任者也。然如今軍人之私門，不顧國事者，又非吾所謂之勇也。

其國流通錢幣，皆紙所製成。楮幣爲四方形，上有國王璽印。依紙上所載數目大小，而定價值高低。有陳腐破爛者，物主可持至官府，更換新鈔。其國不用金銀。有之，則惟以製杯盂及各種裝飾器而已。

相傳契丹國爲世界極東之國，過此則無他國矣。其西境爲達爾賽國(三)。(Tarse)北鄰比利時沙漠(四)，(Desert of Belgian.)南爲羣島海，吾前已言之矣。(見 Yule, *Cathay* I., p. 258-262)

(三)即畏吾兒國。見第二冊中歐交通第九十三節。

(四)比利時沙漠之名，不知何所取義。